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淞隱漫錄 朱仙

朱書，字赤文，一字丹伯，吳郡人，素居金閭城外。家固素封，有園亭池館之勝。朱好神仙吐納之術，嘗欲屏絕人事，專煉內丹。其母孕朱時，夢吞丹篆。及產，有一鶴翩躚直下庭際，霄漢隱隱聞鼓樂聲，久之始寂，人皆謂此子必非凡品。及長，閱莊列諸子書。有如夙所誦習；兼涉岐黃家言，治人疾病，無不應手奏效，從未受人一錢，非素好不能輕易屈致。嘗慨然有登羅浮、覓蓬壺之志。值赭寇亂，江浙鼎沸，蘇城危在旦夕。朱謂人曰：「蒼生大劫將臨，非人力所能挽回，盍速避？」乃以巨舟載其眷屬至蘇鄉，戚串往從之者如市，軸輻數里，首尾銜接。始擬以水國為長城。時北有巢湖船，南有槍船，皆恃其徒黨，憑借波濤，出沒蘆葦中，鳴鎗探丸，白晝行劫。朱視其泊舟處，曰：「此非計也。若出阿奴火攻，則吾輩無噍類矣！」盡駛其船至周莊鎮，停泊白蕩。舟固巨舶，舵工舟師，素習航海術，以御海盜，備有槍炮，命中及遠，頗有所長。朱以兵法約束之，謂：「如有匪至，即行轟擊。」蓋所以自衛也。發逆既踞蘇城，旁掠鄉村，所至俱遭蹂躪，獨於周莊一鎮，不敢驟犯。巢湖船匪首往投發逆，時思攻劫周莊，以圖逞志，然卒不敢至，蓋皆憚朱之威，不知者以為有費玉成在，特為護符，其實朱隱為之支持也。

朱有異術，能作三里霧，俾敵人對面不得見。方初出賊窟時，僅附一小艇，賊追之急，同行有兩官艦，輜重頗盛，賊之所注意者，固在此也，眾皆惶迫，婦女幾欲投水，以求免辱者。朱曰：「無妨。」從容解辦發，張口噓氣，以白羽扇揮之，賊舟忽不見，眾賴以免。於是始驚朱為神。

賊以安撫愚鄉民，鎮董亦為其所惑，因之民賊錯處。朱曰：「是不可居矣。」遂率其船□餘艘，群趨上海。未去之先，賊與巢湖船謀欲並力一心，圍而悉殲之；朱亦擬乘機以坑賊眾，夤夜卜以金錢，其繇詞曰：「黔驢無技，楚猴得冠。熾於金，汨於水。雉啼風，奮其距；豕涉波，沒其。時乎禍方臨，災未滅。違之者殃，遠之者祥。」朱知事不可為，命俱向空發炮，重霧冥■中，賊盡遁去，乃吹角張帆而行。是役也，雖未殺一賊而賊為之奪氣。

朱之至上海也，中途泊舟泖湖。入夕，忽夢陟一小山，山半有屋翼然，朱覺碧瓦，狀似王者居。門外壯士百人，悉戎裝盛服，執戟懸刀。內有一人，導朱入門，階下皆峨冠博帶者流，列侍左右，儀度肅穆，見朱絕不交一言。階凡九級，朱拾級竟登。既升庭，環視殿上，絕無一人。殿之中，隔以珠簾。導者謂朱曰：「君請少待，山主晚妝竟，即出矣。」

須臾，聞環佩聲自遠而近，香氣馥鬱，非麝非蘭，芬芳徹簾外。俄聞簾中侍者傳語曰：「朱君遠來不易。尚記三百年前在華■天上偶戲許飛瓊，遂至下謫人間世乎？今已六轉輪回矣。賴君夙根尚厚，或當不昧本來。」朱不知所對。簾中又言曰：「今夕召君，非以他故，玉宮司書紫綃仙史與君有宿緣，數當於今夕了之。尚記瑤池桃熟，西王母以□顆賜君，君與紫綃有把臂歡，以此愛心，當為伉儷。」遂呼紫綃至，令會於偏殿。

導者偕朱下階，東行，繞迴廊入曲室，榜曰：「紅蘅碧杜之館」。館中陳設雅麗，牙籤玉軸，插架幾滿，湘簾几，古鼎香爐，皆非下方所有。朱至此，俗慮為之頓消。即有二雛鬟持鏡扶一麗人至。朱睨之，國色天香，儀態萬方。導者乃揖朱告退。麗人竟前向朱斂衽作禮。朱至此殊不自解，因亦揖麗人，並坐。麗人笑曰：「別後閱兩度滄桑矣，不意君狡獪技倆，尚如前日。」探懷中出一桃核，曰：「此即君向時所棄者也，盍攜歸人間，磨厲服之，可悟昔日事。」解朱佩囊，代納於中。頃之，雛鬟進酒饌，三杯後，遽撤去。麗人攜朱手入內房，帷帳衾褥，無不悉備。雛鬟闔扉自去。宵漏將歇，晨鐘忽動。麗人促朱起，曰：「此間不可久留。君苟得歸仙班，未必無再見之期。君其勉之！」因脫腕上金條脫二界朱，曰：「此金產自須彌，灌於昆明，歐冶煉之，工制之，閱三千年而形質乃成，佩之可以延年益壽，御禍免災。君其寶之，他日當有用處；上之足以保國家，下之足以衛閭里。記取白鶴降庭，即是重晤之期。人間天上，能勿依依？」朱辭出戶，足絆於闔而顛，遽然驚覺，乃知是夢，顧二金釧仍籠於臂上。朱秘不告人。

既抵滬，習貿遷術□餘年，囊中金盡歸烏有，僦居僻巷，老屋三椽，聊蔽風雨。每至無聊時，

輒摩挲金鐘，扣之作歌曰：

天何蒼蒼兮水何茫茫？

人生其間兮日為誰忙？

世何多奸慝兮少貞良？

令我徒慨慕乎黃唐。

吾生也何從來，死也何所歸？

美人一別消息杳，重相見兮知何時？

聊作歌兮寄我之哀思！

歌聲激越，如出金石，聞者多笑之，朱不以為意也。

朱嗜酒，量頗豪，可連舉數□巨觥不醉。一夕醉臥，有偷兒入其室，遍覓室中，無所得，但敝衣數襲，破書幾束而已。瞥見朱臂上金條脫燦然作光，殊耀人目，逕前欲攫之。不意甫近牀前，釧光即飛繞其身，有如桎梏，偃臥地上。翌晨朱醒，叱之始起。詢其故，始知為竊物而來者，驅之使去，匍匐而行，自此竟作廢人。朱鄰右有失火者，燄殊烈驟，燭霄漢，旁觀者以為必及朱居，群來助其遷徙。忽朱臂上砉然作聲，金釧飛懸空際，其大數畝，竟如環虹，火已旋滅，釧亦自歸。眾始知此為希世之寶，爭問其所從來。朱為之略述顛末。有自命為鑿古者，曰：「此辟火金也。」朱竊笑之。

惟朱徜徉海上，迄無所遇。其子已補博士弟子員，有聲庠序間；數孫年亦舞勺。玉樹成行，彬彬詩禮。朱亦從不言歸。有與之交三□年者，見其容轉少於往時，人多以此異之。適海疆有兵事起，當軸者多以議款之說進，朱獨憤然曰：「此可以術遣之也。」人間以何術，笑弗答。適有艘艘南駛，攔於礁石，洞成一穴。人舉以告朱。朱掀髯作得意語曰：「海若效靈，豐隆順命，即此知我國家如天之福，方興未艾也，自此烽燧無驚，風濤克靖，垂數□年。」

朱之釧迄未一用。一日，朱大會戚友於洞庭東山，即在莫釐峰頂張錦幔數百丈，異饌佳餚，水陸畢備，相識趨赴者，自遠咸至。朱先期徵召畫舫，招集歌姝，吳門曲院中人為之一空，每一客選一妓為侍，並歌以侑觴，勸飲循環，週而復始。酒酣，朱離座而起，執鐵如意作《胡旋舞》，扣銅歌前歌，忽有一白鶴自空際下，羽衣絳幘，神態不凡，朱竟乘之上升，拱手與眾別。俄頃，已冉冉入雲漢。眾咸仰觀，倏忽不見。人以朱為得道成仙，白日沖舉云。或以告天南遁叟曰：「《淞隱漫錄》中有朱君乎？其事不可不志。」遁叟笑曰：「余與朱君為莫逆交，見其軀幹豐偉，載以肥水牛，且慮弗勝，況能跨鶴飛升哉？世人所傳，吾弗信也。」